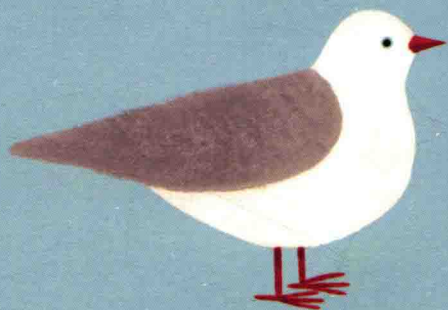




吉本芭娜娜

BANANA
YOSHIMOTO

ハードボイルド / ハードラック

无情・厄运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[日] 吉本芭娜娜 著

邹波 译

ハードボイルド / ハードラック

无情・厄运

BANANA
YOSHIMOTO

[日]
吉本芭娜娜 ————— 著
邹波 ————— 译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无情·厄运 / (日) 吉本芭娜娜著; 邹波译.

—上海: 上海译文出版社, 2019.1

(吉本芭娜娜作品系列)

ISBN 978-7-5327-7847-8

I. ①无… II. ①吉… ②邹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日本—现代 IV. ①I31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086302 号

HARD-BOILED/HARD LUCK

by Banana YOSHIMOTO

Copyright © 1999 by Banana Yoshimoto

All rights reserved

Japanese original edition published by rockin'on inc., Tokyo
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Banana Yoshimoto through ZIPANGO, S.L.

图字: 09-2010-505 号

无情·厄运

ハードボイルド /

ハードラック

[日] 吉本芭娜娜 著

邹波 译

出版统筹 赵武平

责任编辑 叶晓瑶

装帧设计 尚燕平

上海译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、发行

网址: www.yiwen.com.cn

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.ewen.com

江阴金马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4 插页 4 字数 33,000

2019 年 1 月第 1 版 201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327-7847-8/I·4827

定价: 33.00 元

本书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, 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、摘编或复制
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。T: (0510)-86683980



目录

无情	I
1. 神祠	3
2. 旅馆	13
3. 梦境	19
4. 访客	29
5. 榻榻米房间	57
6. 又见梦境	65
7. 晨光	69
厄运	71
1. 关于十一月	73
2. 星辰	99
3. 音乐	107

| 无情

1. 神祠

我漫无目的地独自旅行。一天午后，我踏上那条山间小道。

那是离开国道、近山一侧的道路，路上绿荫覆盖，令人惬意。

我欣赏着光影交织而成的美丽图案，开始向前走。

当时的心情就像在闲庭信步一样。

看地图，这条山路在前面不远处和国道汇合，是条徒步旅行的线路。

在温暖如春的午后阳光中，我心情舒畅地向前走。

然而道路比预想的难走，有很多坡道。

我不停地走着，天渐渐黑了，不知什么时候起，湛蓝的天空已经闪烁着黄昏时分宝石般耀眼的星辰。西边的天空还残留着淡淡的粉红色，晚秋细长的云朵染上温暖的颜色，渐渐隐没在夜色中。月亮也已升起，是一弯指甲般细细瘦瘦的月牙。

“这样走下去，到底什么时候才能走到镇上呢？”我自言自语。默默地走了太久，连自己的声音都快忘记了。感觉膝盖乏力，脚趾尖也开始疼起来。

“幸好订了旅馆，不过肯定是赶不上吃晚饭了。”

我想打个电话，但是深山老林里面手机打不通。肚子也突然饿了。再过一会儿，应该就能走到我订了旅馆的小镇。到了那儿马上吃点热乎东西。这样想着，我稍稍加快了步伐。

走到一处街灯照不到、有些幽深的弯道时，我突然感到非常别扭。空间霎时间扭曲，我产生了

不管怎么走都无法前进一步的错觉。

我没有任何特异功能，但有段时间，我能感觉到肉眼看不见的东西。

我虽然身为女人，却一度和一个女的相好。她能看见别人看不见的事物。和她住在一起，也许是她的特异功能传给了我，或者我的潜能被激发了出来，不知道什么时候，我也能感知到气氛的不同了。

我和她，在数年前开车兜风途中，就在这样的山间道路上永远地分了手。那天是我开车，女友恳求我让她中途下车。她说，既然大家不能再回到共同的家里，她就先去做短途旅行，然后再回家。她说得很认真。我说，难怪你带这么多行李。我明白了，出门之前她就没打算一起回家。对她而言，我从她家搬出去是严重的背叛，恶劣的程度比我想象的严重得多。不管我怎么劝说，她都不肯退让。我甚至觉得如果不让她在这里下车，说不定我将小命不保。

她对我说：“我绝不愿亲眼看着你离开我们的家。我不会那么快回家的，你先回去，在我到家之前把你的东西都搬走吧。”

我照办了，虽然车是她的，我还是让她下了车。

我还记得她分别时的脸、她落寞的眼神、她披散在脸颊的长发，还有永远映在后视镜中的她那米色风衣的颜色，她那仿佛即将被山野的绿色吞没的身影。她一直在挥手，好像要在那里永远地等着我。

有时候对甲来说无所谓的事情，在乙看来，其痛苦程度却等同于死亡。我不太清楚女友所经历的人生细节，但是我无法理解，别人当着自己的面收拾行李离开，真是那样的一种苦楚吗？我不知道这是否就是所谓的合不来。我确实是因为没地方住才利用了她，事实上，我也没打算和她——一个女子，一直好下去。那时候两人住在一起，她喜欢上了我，我顺水推舟地和她有了肌肤之亲，

仅此而已。但我觉察到她并不是这么想，或者她根本就晓得我不是认真的，只是假装不知道。回想往事我深感内疚，我把她当作不知如何面对的一份记忆埋藏在心里，不敢触碰。

往事凝固成许多个画面，让我的心无情地坠入黑暗。

我调整了一下心绪，拼命快步向前走。忽然，我看见前方一座神秘的神祠，里面却不见有地藏菩萨。但也并没有供奉其他什么神像，里头什么也没有，只是一座空空的神祠。虽然供有鲜花、纸鹤和酒，却都不是新近的东西。蓦地，我脑海里闪过一个念头，拦都拦不住。

“这附近肯定长眠着极为邪恶的东西。”

我无法解释为什么会这么想。也许这里原先有地藏菩萨之类的神像，只不过损毁了，或者只不过是被人搬走了——我努力这么想，可是不行。无论怎么想，我仍然感觉到极为沉重的宿念层层堆积，形成浓稠的团块，在那里飘荡。我毛骨悚然，

不由得仔细打量。

这才发现，神祠的正中间摆放着十多个小鸡蛋似的浓黑石块，围成圆圈。这又令我感觉非常不舒服。

我努力不去看，加快脚步离开。我偶尔会在旅行途中碰到这样的事情。这世上确实存在沉淀着怪异气息的地方，那种东西，势单力薄的个人最好敬而远之。

我回想起从前在巴厘岛、马来西亚看到过令人毛骨悚然的洞穴，在柬埔寨和塞班岛等等许多地方，我还感受到那里充满战争遗留下来的真切的阴暗怨念。因为父亲的工作关系，我从小就跟着他去过很多这样的地方，这可能也是我的第六感变得敏锐的原因之一。有时候我会很讨厌某个地方，一打听，多数情况下，那里不是发生过事故就是出过命案。

但我最害怕的还是有生命的人。和活人比起来，场所再恐怖也不过是场所，幽灵再可怕也只是

已经死去的人。最最令人害怕的，我想永远会是有生命的人。

转过弯道，那种恶心的感觉一下子从肩膀上溜走了。静谧的夜色再次把我包裹起来。

夜色“唢”地放下它的幕帐，周遭空气澄净，叫人心情舒畅。当风儿吹过，色彩斑斓的红叶便在微明的夜色中向我飞过来，仿佛美丽的梦织成的布匹将我缠裹了起来。

我彻底忘记了先前的恐惧，继续往前走。

道路不一会儿就转为和缓的下坡路，路面也宽敞了。接着发现树影间的灯火好像多了起来，突然之间，我人已经到了小镇。道路两旁小商店鳞次栉比；空无一人的车站月台上灯火通明；路上几乎看不到人影，而每个房子里都露出灯光。

这个时间不太适合去小酒馆，镇上的男人们结束了工作，正热热闹闹地聚在那里。于是我挑了一家冷清的乌冬面店。

面店的老板正准备打烊，看我要进来显得很

为难。“请进……”他很不情愿地招呼道。我已经走得筋疲力尽，只想先坐下来，便走进店里。

店很小，水泥地，只有四张桌子。桌上的五香粉调料瓶空空如也，看来似乎几百年前就已经断货了。

老板熟练地煮好乌冬面，放到我面前说：“慢用。”店里回荡着电视机里综艺节目的声音，反而把气氛衬托得越发冷清。面条难吃得让人牙齿打战，于是我让老板来瓶啤酒，得到的回答是“没有”。早知这样还不如在旅馆的餐厅吃了，虽然明知那里又贵又难吃。

老板晃着二郎腿等我吃完，面条味道差劲又温吞吞的，还碎成一截一截，实在难以下咽。算了，别老想这个了。我从口袋里掏出地图，打算看看今晚住哪儿。忽然“啪”一声，什么东西掉到了地上。

心底涌上来一阵寒意。

这是一块和那座让人毛骨悚然的神祠中的石

块一模一样的卵形黑石头。

怎么会这样？不是那里的石头吧，这只是碰巧而已……我努力这样想。真是想不通，难道那时候害怕得晕头晕脑，自己捡了石块放在口袋里，然后又忘得一干二净？这样也说不通呀。这解释虽然让我感到恐惧，但总比现在莫名其妙地担惊受怕强。

我心头发麻，盯着石块看了一会儿。算了，忘了它！就让它留在这个讨厌的乌冬面店的地板上算了。可别再跟着来呀！我心里默念着。

心里冷静的一面说：“石头不会自己进口袋，这是刚才中午在外面吃盒饭的时候弄进来的，不是同一个地方的石头。”但是我不想在这个问题上再纠缠下去了。

我只想早点到旅馆的房间里，看看电视，把头发洗干净，再喝点茶，平平常常地做些平常的事。对了，指南上说旅馆里有温泉，那就在温泉水里放松一下身体……

老板已经开始打扫店铺了，我丢下没吃完的面起身结账。出门的最后一瞬，我瞥见他正用扫帚把刚才那块石头“咕噜”一下拨往墙角。

2. 旅馆

旅馆的前台光线幽暗，铺的地毯脏兮兮的，散发着霉味。不过这样的地方我住惯了，所以也不以为意。不管怎么说，终于抵达终点，让我不胜欢喜。

按铃按了好久，才见一个阿姨从里面的日式房间里出来。她五十四五的样子，人瘦瘦的，目光很锐利。

她的表情像是埋怨我怎么来得这么晚，但一听我还没吃饭，马上又变得笑容可掬。

她对我说：“餐厅营业到十点，现在就去还来得及。如果你确定下楼用餐，我跟他们说一下，让他们等你。你先上去把行李放好吧。这附近只有